



文學新鑰 第15期
2012年6月，頁71-98
南華文學系

《敦煌秘笈》羽 —100 號殘卷性質之析論

蕭文真

國立中正大學中文所博士生

摘要

本文根據杏雨書屋《敦煌秘笈影片集》第二冊所載照片四張，研究李盛鐸舊藏敦煌寫卷羽—100 號之內容及性質，並對杏雨書屋《敦煌秘笈》之擬題問題作了檢討。得出本寫卷並未具備一般講經文的體例與形制，題作「不知題名講經文」並不恰當。由寫卷匯集了 22 種文獻、74 則佛教相關資料，又這些資料有四分之三為易記易誦、易於轉引之偈頌的情形看來，其性質較可能為提供作為參考資料用的雜抄、會抄。又其抄文內容七成以上為大乘相關典籍，故題作「大乘佛教文獻匯抄」應較為適切。

關鍵辭：羽—100 號、《敦煌秘笈》、李盛鐸舊藏寫卷



"An Analysis of the Nature of a Remaining Text, Numbered "yu-100" in the Dunhuang miji "

Hsiao Wen-Chen

PhD of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in
the National Chung University

Abstract

Based on four photos collected in second volume of the Dunhuang miji yingpian ji 敦煌秘笈影片集 (The collected photos of Dunhuang rare texts), published by Kyōu Shooku 杏雨書屋,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content and nature of a Dunhuang handwritten text, numbered yu(羽)-100, originally collected by Li Shengtuo 李盛鐸. It also questions its title suggested by Dunhuang miji yingpian ji. My conclusion is that this handwritten text does not have the pattern and form characteristic of the regular Sutra-preaching text (jiangjing wen 講經文), which makes it inappropriate to entitle it as "untitled sutra-preaching text". This handwritten text gathers twenty-two kinds of documents and seventy-four Buddhism-related materials. Given third four of them



are Buddhist verses which are easy to compose, chant, and recite, the chance is high that they are one miscellaneous collection used as reference. Moreover, given that over seventy percent of their quotations are from Mahayana sutras, it might be more fitting to name the handwritten text Dasheng fojiao wenxian huichao 大乘佛教文獻匯抄 (A collection of Mahayana texts).

KeyWord: Numbered "yu-100"、Dunhuang miji、The handwritten text of originally collected by Li Shengtuo



一、前言

本文所討論為敦煌寫卷羽--100 號。本卷為李盛鐸舊藏¹，現為日本財團法人武田科學振興財團所收藏。武田科學所屬杏雨書屋出版之《敦煌秘笈目錄冊》錄有此卷；《敦煌秘笈寫真》第二冊，載有本卷之照片四張。

原卷無首、尾題，《李木齋氏鑑藏敦煌寫本目錄》載「經疏，尾全」。²杏雨書屋《敦煌秘笈》改題作「不知題經講經文」。敦煌寫卷不知題名者，被敘錄作「經疏」之情形，頗為常見。然《敦煌秘笈》將此寫卷重擬題作「不知題經講經文」，是否適切，值得再商榷。

本文將透過原卷照片的解讀，對羽--100 號寫卷之內容與性質作一初步研究，並對杏雨書屋《敦煌秘笈》之擬題問題作一檢討，以供參考。

¹ 根據落合俊典〈羽田亨稿《敦煌秘笈目錄》簡介〉（《敦煌文獻論集》，遼寧人民，2001。）；高田時雄〈明治四十三年（1911）京都文科大學清國派遣員北京訪書始末〉（《敦煌吐魯番研究》第七卷，2004，p.13~27）；高田時雄〈李滂と白堅—李盛鐸敦煌寫本日本流入の背景〉（《敦煌寫本研究年報》創刊號，2007，p.1~26。）；榮新江〈李盛鐸藏敦煌寫卷的真與偽〉（《辨偽與存真—敦煌學論集》，上海古籍，2010。），本卷為李盛鐸舊藏。

² 據注 1 諸文，《李木齋氏鑑藏敦煌寫本目錄》所載寫卷即羽田亨照片之寫卷；杏雨書屋出版之《敦煌秘笈》包含羽田亨曾整理之李盛鐸舊藏 432 件敦煌經卷。今將杏雨書屋《敦煌秘笈目錄冊》核對北京大學圖書館善本部《李木齋氏鑑藏敦煌寫本目錄》，二者內容與順序皆相符。故知杏雨書屋《敦煌秘笈》所載即《李木齋氏鑑藏敦煌寫本目錄》經卷。《李木齋氏鑑藏敦煌寫本目錄》第 100 號「經疏，尾全」，所敘即《敦煌秘笈》羽--100 號〈不知題經講經文〉。此卷於《敦煌遺書總目》「散錄」所據傳抄本《李氏鑑藏敦煌寫本目錄》錄於 285 號《勝幢臂印陀羅尼經》之後，敘錄作「經疏，尾全」。



二、寫卷敘錄

過去對此卷作過敘錄的有《李木齋氏鑑藏敦煌寫本目錄》、羽田亨《李盛鐸舊藏敦煌文獻蒐集目錄》、杏雨書屋《敦煌秘笈》。如下：

(一)《李木齋氏鑑藏敦煌寫本目錄》

經疏，尾全。

(二)羽田亨《李盛鐸舊藏敦煌文獻蒐集目錄》

經疏，尾全。(大破)

(三)杏雨書屋《敦煌秘笈影片冊》第二冊

- ①號碼：100。題名：不知題經講經文。
- ②原號碼：100。原題名：經疏(0286)。
- ③首題：無。
- ④尾題：無。
- ⑤用紙：縱 25.5×橫 152.8 公分。簾紋：4 公分。一紙長縱 25.5×橫 77 公分。紙數兩張。紙質：厚粗紙。紫色。有染。
- ⑥一紙行數：50。一行字數：20。界高 23 公分。欄寬：1.5 公分。
- ⑦卷軸：有。卷軸長：26.3 公分。徑：1.5 公分。
- ⑧字體：行書。



⑨ 體裁：卷子本。

⑩ 內容比定：(大正藏)未入藏。

⑪ 記事：

(1) 印兩顆：「敦煌石室秘笈」「李盛鐸印」。

(2) 內容：有「欲得成佛，當學般若波羅蜜。不欲得成...般若波羅蜜。」

下根據《敦煌秘笈笈影片冊》第二冊之照片補充說明：

兩紙，首殘尾完，存 78 行。行 15~27 字。起：「淨。性用心不可毀壞，照真金」；迄：「修行人三惠，聞惠、私惠、修惠」。第 1~8 及 75 行部份闕損；第 76 行只書寫半行、墨色淡、字跡不明，似寫後塗去；第 1、77 行字跡模糊，難以辨識，其餘各行清晰可讀；第 78 行只書寫半行，紙張以下空白。

按：由第 1 行文字「淨。性用心不可毀壞，照真金。」觀之，第一紙應非首頁。第二紙末字跡潦草，最後一行只書寫半行「修行人三惠，聞惠、私惠、修惠」，由文意看來，本卷似未寫完。

三、寫卷引書研究

原卷共抄有 74 則佛教相關資料，以抄文內容案覈今日傳世佛教文獻，可確定之抄文最初出典之經典或佛教文獻³，計有 20 種，49 則。無法確定是否為最初出典，然與本寫卷相關之經典或佛教文獻（下表標示*者），計有 2 種，4 則。亦即原卷所抄 74 則資料中，已調查出出處之抄文，共 53 則，出處不明者則有 21 則。

³ 本文所敘原卷抄文與原典關係，所表示為原卷抄文之最早出典，並非指原卷抄文一定直接抄自原經典，其亦有可能轉引自其他文獻。



下文將對這些抄文進行分析，以探察本寫卷之內容、性質與特色。首先表列原卷之引書情形。

(一) 引書情形

若將本寫卷相關引書資料，以經典性質分類，則如下表：

	出 典	則 數
大 乘 經 典	姚秦·鳩摩羅什譯《維摩詰所說經》	1
	姚秦·鳩摩羅什譯《思益梵天所問經》	2
	劉宋·曇無讖譯《大般涅槃經》	3
	北魏·佛跋陀羅譯《大方廣佛華嚴經》	5
	北魏·求那跋陀羅譯《楞伽阿跋多羅寶經》	1
	北魏·菩提流支譯《解深密經》	1
	唐·地婆訶羅譯《大乘密嚴經》	17
	唐·實叉難陀譯《大乘入楞伽經》	5
	唐·實叉難陀譯《大方廣佛華嚴經》	1
	唐·般刺蜜諦譯《大佛頂如來密因修證了義諸菩薩萬行首楞嚴經》	1
	佚名《佛說長者女菴提遮師子吼了義經》	1
小 乘 經 典	吳·支謙譯《瑞應經》 ⁴	1

⁴ 此《瑞應經》與今傳世本《瑞應經》內容相異。寫卷第45行「三界遶遠，六道昏昏，息心達本，號曰沙門。」一偈，根據後唐·景霄《四分律鈔簡正記》（（下省稱《簡正記》））、唐·梁肅《刪定止觀》、唐·志鴻《四分律搜玄錄》、宋·法雲《翻譯名義集》等等皆指出自《瑞應經》。然目前任何一本《瑞應經》都未載有與上偈相關之資料。故推測此《瑞應經》與今傳世本《瑞應經》內容相異。



大乘論疏抄	姚秦·鳩摩羅什譯《大智度論》	1
	東晉·僧肇《注維摩詰經》	1
	唐·曇曠《大乘百法明門論開宗義記》	1
	* 佚名《大乘要語》 ⁵	1
疑經	佚名《究竟大悲經》	1
	佚名《佛說法句經》	5
	佚名《佛為心王菩薩說頭陀經》	1
	佚名《佛性海藏智慧解脫破心相經》	1
其他	* 唐·李師政《法門名義集》	3
	後唐·景霄《四分律行事鈔簡正記》	1
計		55

上表所列表原卷已知出處之 53 則抄文的出典資料，共 22 種文獻，實際上寫卷所引用文獻數量將大於此。又根據上表，同一文獻抄寫數則的情形頗多；同一段抄文，同時抄寫數種文獻的情形亦有，例如：原卷末所抄之「問答」一筆，同時引用了唐·般刺蜜諦譯《大佛頂如來密因修證了義諸菩薩萬行首楞嚴經》（下省稱《首楞嚴經》）、佚名《佛說法句經》與姚秦·鳩摩羅什譯《思益梵天所問經》（下省稱《思益經》）三種經典。故原卷所抄 74 則資料中，雖然可以調查出出典的有 53 則，然出典資料總數卻共有 55 種。

（二）引書內容分析

以下對原卷抄文內容作一整理、分析，並探討其所具有之特

⁵ 原卷與《大乘要語》相關資料有四筆。其中三筆為《大乘要語》轉引自佚名《究竟大悲經》、唐·地婆訶羅譯《密嚴經》、北魏·佛訶跋陀羅譯《華嚴經》；一筆出典不明，目前所知最早出處為《大乘要語》。



質。

1、主要抄錄自大乘相關文獻

根據抄文內容與經典相關情形，原卷內容約可分成三類：

(1) 經典、論、疏之抄文

原卷第1行抄有佚名《究竟大悲經》：「淨。性用心不可毀壞，照真金。」⁶；最後一行抄有北魏·菩提流支譯《解深密經》：「修行人三惠，聞惠、思惠、修惠。」中間包括有唐·地婆訶羅譯《大乘密嚴經》(下省稱《密嚴經》)「无有非衆生，而生衆生界，衆生界已盡，佛无二焰法。」、姚秦·鳩摩羅什譯《大智度論》「動則魔羅妄，不動一法印。」⁷等數十則佛經相關資料。

寫卷內容至少包括二十數種不同佛教文獻。其中以經典佔大多數。抄錄順序依據不明。雖有同經典引文聚集之現象，但亦有多處呈現分散情形。同時具有多種譯本之經典，本寫本援引情形為：大多數抄文都有專注一本的現象；但也存在有，同一經典之不同譯本的內容同時都被抄錄的情形。例如：寫卷共抄錄了《楞伽經》經文6則。其中5則來自唐·實叉難陀譯《大乘入楞伽經》(下省稱《楞伽經》)；1則抄錄自北魏·求那跋陀羅譯《楞伽阿跋多羅寶經》(下省稱《楞伽經》)。

⁶ 第一紙非首頁，原卷首殘，故抄文前缺。

⁷ 原卷第31行「動則魔羅妄，不動一法印。」相關資料有三：一、姚秦·鳩摩羅什譯《大智度論》：「有念墮魔網，無念則得出；心動故非道，不動是法印。」二、唐·法藏《華嚴遊心法界記》：「《智論》云：動即魔網，不動是法印等」(T45No1877p.647c)三、唐·慧淨《金剛般若波羅蜜經註》卷下：「如來得此九觀。故能行生死而不動。不動是法印。動則魔網也。」(X24No0456p.466c)本偈最早應出於《大智度論》。然由文字之相似度觀之，可能抄自法藏《華嚴遊心法界記》或其他轉引自《大智度論》之注疏。



雖然所抄錄經典有其複雜性，但本寫卷內容絕大多數抄自經典則是具體之事實。

(2) 問答

卷末有問答形式之抄文 10 行，共 8 對應答。這 8 對問答，以姚秦·鳩摩羅什譯《思益經》「何謂一切法正，一切法邪？」為主軸，援引同經「諸法離自性」、佚名《佛說法句經》「意不自知，法不自名」、唐·般刺蜜諦譯《首楞嚴經》「離根無境」之相關內容組成。藉著交相設難詰問，探討法性無分別、無生滅之理。

(3) 其他

原卷雖有多則資料出典未明，但由文字內容能看出幾乎都與經典、疏、論有關。唯有 3 則與以上性質略異，此類包含有俚語、俗語及禪偈等等。

原卷第 26 行抄有俚語一則：「翻覆重翻覆，鳥來投鵲宿，蝦空中飛，鳳凰塗裏縮。」此抄文淺白通俗，有韻易誦，且貼近民眾生活，同時亦被其他敦煌寫卷所抄寫，故可推測為當時流行之俚語或俗語⁸，抄錄作為輔助說明佛理之用。

第 43 行抄有「擎卻西邊物，東來西卻西；擎卻東邊物，西來東卻東。」出處不詳。觀其風格像是民間俗語；又讀來帶有禪風，也似禪偈，或出於禪師語錄。本偈承接上句「將南北不有，東西本來无」而來。但寫卷將此二文以空格區分，說明抄寫者將之視為兩則資料。文意上看，後一則為前一則之補充說明。

根據字面分析其內蘊為：「東西南北」為抽象之概念，非具體之存在。我們對「東西南北」方位的認識來自概念的相對，本來皆無一物，何來東北西南。得本抄文闡述一切本無，因分別而有

⁸ 法藏 P.2385 號〈名一切法不定〉（擬題）。



的道理。故本抄文為禪偈可能性較高。

至於原卷第13行「躄金路窄，帶甲衢寬」，出處不明，可能出自佛典相關文獻，也可能是俗語。如為後者，應亦作為輔助解經之用。

基本上，本寫卷包含以上三類內容。其中以第一類佔大多數。全卷78行，除了第13、26行抄有俚俗語、43行抄有禪偈；第66至77行8對問答之外，餘者幾乎都抄錄自各類經典、論、疏。又第二類「問答」亦引用《思益經》、《佛說法句經》及《首楞嚴經》三經經文作為問答之資。故原卷抄自經典、論、疏之內容比重極高，共約佔全卷之90%，是一以經典、論、疏之抄文組成之寫卷。

又由上表，寫卷中確定出典之抄文，援引大乘經典11種，大乘論疏3種、小乘經典1種、疑經4種。未確定出典，但與原卷相關之佛教書籍1種、大乘抄1種。其中小乘經典《瑞應經》並非直接引用，疑似透過後唐·景霄《簡正記》轉引⁹。故除了疑經

⁹ 此所指為原卷第45行「三界遶遶，六道昏昏，息心達本，號曰沙門。」與本偈相關文獻頗多，其中以住顯等編《石溪心月禪師語錄》文字最接近：「三界擾擾，六趣昏昏。識心達本，故號沙門。先聖一聞此語，便捨金輪萬乘尊榮之寶，逾城出家入山。」然由「先聖一聞此語」推知，本《語錄》非本偈之最早出典，應轉引自其他經典。目前可以找與本偈文字相關，且標明出典的唯一資料為後唐·景霄《簡正記》卷二：「《瑞應經》云：三等介〔界〕號擾，六趣號昏。息心達本原，故號為沙彌門。」（X43No0737p.028a）景霄明言此偈出自《瑞應經》。故本偈最早可能源自《瑞應經》。然今所存本《瑞應經》並無相關文句。故原卷本偈最可能的出典為，與今傳世本內容相異之《瑞應經》。本卷與《石溪心月禪師語錄》可能同時引用同經；或者同時轉引了錄有同經偈頌的注疏或書抄，如景霄之《簡正記》。換言之，關於本偈頌，原卷與《石溪心月禪師語錄》來源相當，故二者文字極為相似。原卷「遶遶」，景霄《簡正記》和《石溪心月禪師語錄》同作「擾」。按：「擾」、「遶」同音假借；「六道」同「六趣」。原卷與景霄《簡正記》頗有關連。又原卷下文「一切法在三科法求：蔭界入，（蔭）五蔭。界、十八界。入、十二入。」引自景霄《簡正記》，故本偈亦有可能抄自景霄《簡正記》。



4 種之外，所有原卷所錄經文都出自大乘經典。

又以數量來看，出自大乘經典的抄文共 38 則，約佔可查出出典資料總之 71%。如再加大乘論、疏、抄 4 則，則大乘相關著作佔總數之 79%。故得原卷內容主要抄錄自大乘相關文獻，其中又以大乘經典為最主要抄寫對象。

2. 以唐·地婆訶羅譯《密嚴經》數量最多

原卷抄錄《密嚴經》經文共 23 行，佔全卷之 30%。相較有出典的 53 則引文，出自《密嚴經》共 17 則，亦約佔 32%。這個數量遠超過其次之唐·實叉難陀譯《楞伽經》、唐·般刺蜜諦譯《首楞嚴經》、佚名《佛說法句經》各 5 則，每經只佔 0.9% 的比例。故原卷主要抄錄《密嚴經》經文明矣。

然而，本寫卷第一紙並非首頁，卷末亦似未抄寫完成；且就其內容所抄經典種類高達 16 種看來，無法說明本寫卷主要為《密嚴經》抄，只能說就目前所存之兩紙看來，《密嚴經》所佔數量最多。

又《密嚴經》有地婆訶羅與不空二譯。二者同本異譯。對經典的詮釋差異不大，但有前者詳、後者略，以及譯文上的殊異。藉由經文的詳略及用字的差異，可以窺見本寫卷與二本之相關，亦能比對出原卷所錄經文究竟出自何本。下文以今日《大正藏》所收二本《密嚴經》與原卷作比對。

原卷所錄《密嚴經》17 則資料中，地婆訶羅與不空二譯本經文完全相同的有 4 則。另有 2 則資料，今《大正藏》不空譯本與地婆訶羅譯本文字略異，但查看《大正藏》之校正紀錄，則二本原相符。這 2 則資料可視為二本同。以上這 6 則資料二本譯文相同，若由故這 6 則資料看來，原卷出自二本的可能性相當。



上文所見乃二本同例。然原卷另有 10 則資料亦同時見於地婆訶羅與不空二本，但經由文字比對，只與一本相符。例如，原卷第 59、60 行錄有「不死亦不生，本非流轉法。定者勤觀察，生死猶如夢。」一偈，地婆訶羅本作「不死亦不生，本非流轉法。定者勤觀察，生死猶如夢。」(T16No0680p.738c)；不空本作「不死亦不生，本非流轉法。如夢見生死，覺悟即解脫。」(T16No0682p.738c)原卷與地婆訶羅本完全相符，與不空本後二句相異。原卷其餘 9 則資料皆顯現出與地婆訶羅本相符；不空本相異的情形。故相較於不空譯本，原卷的確是更皆近於地婆訶羅本。

最能證明原卷抄錄本為地婆訶羅譯本的是，原卷第 34、35 行所抄「坐禪寂靜猶如睡眠，如利暗沉價代等果」一文。本文即地婆本《密嚴經》卷中經文「住禪寂靜猶如睡眠，而離昏沈懈怠等過。」(T16No0680p.737b)此段經文只見於地婆訶羅譯本，不空譯本無。故可證原卷之抄錄本確為地婆訶羅譯本，而非不空譯本無誤。

綜上，本寫卷不僅以《密嚴經》抄寫數量最多，且所抄之《密嚴經》經文，全出自地婆訶羅譯本。

3.抄有多種疑經、逸書

原卷同時節錄有《究竟大悲經》、《佛說法句經》、《佛為心王菩薩說頭陀經》、《佛性海藏智慧解脫破心相經》等四種亡佚已久的疑經，以及敦煌遺書發現以前，已經不傳之逸書《大乘要語》、《大乘百法明門論開宗義記》、《法門名義集》等三種。以下對原卷所抄錄之四部疑經、三部逸書作一簡介，並說明原卷對其援引情形：



(1)《究竟大悲經》

《究竟大悲經》，作者佚。成立上限為陳·元嘉四年（563年）¹⁰，下限為七世紀¹¹。《大唐內典錄》（下省稱《內典錄》）、《開元釋教錄》（下省稱《開元錄》）載為疑經，一般認為乃唐初所造之偽經。本經久失傳，後於敦煌卷子中發現二、三、四卷（S.2224號），今收入《大正藏》疑似部第八五冊（T85No2880）。

原卷第1行抄有《究竟大悲經》部份經文。但原卷第一紙並非首頁，故無法看出所抄經文全貌，從所存「淨。性用心不可毀壞，照真金。」句推測，所抄為《究竟大悲經》卷三：「佛告冥識菩薩摩訶薩曰：心用性緣慮，是真淨。性用心不可毀壞，照真金。……」（T85No2880p.1373a）之一部分。

(2)《佛說法句經》

《佛說法句經》不同於有名的傳世的《法句經》，作者不明，一卷。《內典錄》、《開元錄》皆錄為疑偽經。此經成立於六世紀末至七世紀半之間，最遲不晚於西元630年¹²。現存《佛說法句經》為敦煌本，有中村不折藏本、S.2021號等兩種，收於《大正藏》疑似部第八五冊（T85No2901）。敦煌同時發現有《法句經疏》一卷（P.2325號），為本經注疏，可見此經當時於敦煌地區應頗為流行¹³。該疏現收入《大正藏》第八五冊（T85No2902）。

原卷第17行「譬如有人，持堅牢船，度於大海。不動身心，而到彼岸。」出於《佛說法句經》。《佛說法句經》〈煩惱即菩提

¹⁰ 木村清孝《初期中國華嚴思想の研究》，東京：春秋社，1977，p.131~142。

¹¹ 柴田泰〈《究竟大悲經》と〈臥輪禪師偈〉：疑經と讚偈（二）〉，《札幌大谷短期大學紀要》，1981.10，p.186。

¹² 木村清孝〈偽經《佛說法句經》再考〉，《佛教學》25，1988.12，p.1~20。

¹³ 伊吹 敦〈北宗禪系の《法句經疏》について〉，《東洋學研究》39，2002，p.376~352。



品〉第九：「譬如持堅牢船度於大海，不動身心如到彼岸。善知識者亦復如是，以大願船處生死海，運載汝等，不動身心到涅槃岸。」(T85No2901p1434b)

除了上例，原卷第 32、42、51 行另有三則資料同引自此經。

(3)《佛為心王菩薩說頭陀經》(下省稱《心王經》)

《心王經》一卷，著者不詳。《大周刊定衆經目錄》(下省稱《大周錄》)、《開元錄》、《貞元新定釋教錄》(下省稱《貞元錄》)皆載為疑經。後失傳。本經見於早期禪宗典籍¹⁴。曾被譯為粟特文，顯示在唐時具有一定的影響。伊吹敦推測可能成立於六世紀末¹⁵；方廣錫認為約產生於七世紀下半葉¹⁶。現存《心王經》六種：津藝 4510 號、北新 1569 號、三井文庫本、S.2474 號、P.2052 號、S.ch353 號。其中北新 1569 號、三井文庫本為註疏本；S.ch353 號為粟特文譯本。

原卷第 32 行「六六三十六，有相如車輻」句抄自《心王經》：「一根中具六，六六三十六，其相如車輻，名為法輪慧。」(Z01No.0008 p.251a)這是本寫卷唯一一則引用自《心王經》之資料。

(4)《佛性海藏智慧解脫破心相經》(下省稱《海藏經》)

《海藏經》上、下兩卷，作者、年代不明。《大周錄》、《開元錄》、《貞元錄》同載為疑經。久逸失，敦煌本(S.2169 號)出後，

¹⁴ 例如慧均《大乘四論玄義》、李善《文選注》等。參見伊吹敦〈『心王經』の諸本について〉，《印度學佛教學研究》52(1)，2003.12，p.180~187。

¹⁵ 伊吹敦〈《心王經》の諸本について〉，《印度學佛教學研究》52(1)，2003.12，p.180~187。

¹⁶ 方廣錫《佛為心王菩薩說頭陀經(附註疏)》〈題解〉，《藏外佛教文獻》第一輯(Z01No0008)。



被《大正藏》疑似部（T85No2885）所收。

寫卷第 66 行所抄「譬如鏡中面，同中亦無異。離鏡無面像，面亦不入鏡。」偈頌，出於《海藏經》卷上：「無相空寂體，無同亦無異。譬如鏡中面，同中亦有異。離鏡無面像，是名異所同。雖鏡有面像，面亦不入鏡。是同所不同，同體未曾同。」（T85No2885p.1395a）

（5）《大乘要語》

《大乘要語》著者與成立年代不詳。英藏 S.985 背抄有部份內容，《敦煌寶藏》有圖錄¹⁷，《大正藏》第八五冊（T85No2822）收有錄文。

原卷總共有 4 則資料與《大乘要語》同，其中 3 則已知出典¹⁸，1 則未知。未知出典之資料為第 15 行「禾莠同形，非農人而不識」。因今所存經典無有能與上文對照者，故此文所抄經典，很可能已經亡佚，《大乘要語》為目前所存與原卷此則資料唯一相關之文獻。《大乘要語》：「禾油同形，非農人不識。（喻真妄）來時見事生，（見心生）去時事不現。明了知來去。依相不分別¹⁹。」

¹⁷ 黃永武編《敦煌寶藏》第八冊，台北：新文豐，1981，p.117。

¹⁸ 分別是第 1 行之「淨。性用心不可毀壞，照真金。」出自《究竟大悲經》；第 5 行「菩薩清涼月，猶於畢竟空。衆生心水淨，菩□□□中。」出於北魏·佛訶跋陀羅譯《華嚴經》；第 51、52 行之「譬如虛空中，無樹而有影。風衢與鳥跡，此見實為難。」則為唐·地婆訶羅譯《密嚴經》經偈。

¹⁹ 文中，大字是《大乘要語》抄錄自各經典之偈頌或經文；刮號內是《大乘要語》作者對經文之釋義。原卷「禾莠同形，非農人而不識。」《大乘要語》作「禾油同形，非農人不識。」二者不同處有二，其一、原卷多一「而」字，然文意不變。其二、原卷「莠」字《大乘要語》作「油」。「莠」、「油」二字同調同韻，音近。按照文意，此處應作「莠」，意「似禾非禾之草」。《大乘要語》作「油」，音近而訛。敦煌寫卷中音近而訛，或同音、音近借字頗常見。（《大正藏》第八五冊之《大乘要語》錄文不審，本文之《大乘要語》引文，直接逕錄自敦煌本 S. 985 背，



(6)《大乘百法明門論開宗義記》(下省稱《開宗義記》)

《開宗義記》為世親造、玄奘譯《百法明門論》之註釋書，作者曇曠。約成立於八世紀下葉。敦煌本存有 P. 2180、P. 2161、S. 1923、S. 2651 等號。收於《大正藏》古逸部 (T85No2810)。另 S. 1313 號為其〈序釋〉(T85No2811)。

原卷有 1 則資料抄自此書。即第 49 行「啟經應諷誦，受記自說緣，譬喻本事生，廣希法論義。」一偈。《開宗義記》原文如下：「若依諸經有十二分，謂如舊說十二部經。部謂部分，經即是教。恐濫部祿，改置此名。十二分名而作頌曰：契經應諷頌，受記自說緣。譬喻本事生，廣希法論義。」(T85 No.2810 p.1048b) 二文對照，原卷抄自此書明矣。

(7)《法門名義集》

原卷第 46 行抄寫「五蔭、十八界、十二入、六波羅蜜」；第 47 行抄寫「十波羅蜜」；第 48 行抄寫「七支淨戒」；第 49 行抄寫「十二分教」；名相、釋名順序與《法門名義集》相符。

又第 46~48 行「六波羅蜜：持戒、布施、持戒、忍辱、精進、禪定、智慧。十波羅蜜：方便波羅蜜、願波羅蜜、智波羅蜜、力波羅蜜。」之書寫方式與《法門名義集》相同。二者都先寫出「六波羅蜜」內容、接著寫「十波羅蜜」。「十波羅蜜」之寫法都省略前六度，指表出後四者。

寫卷內容與此書有以上二種相關。雖然無法因此證明寫卷所抄必定出自《法門名義集》，但針對這幾筆資料而言，《法門名義集》為目前所能調查出之最接近原卷之文獻。

根據上文，原卷全文約只一千五百字。竟然同時抄錄有至少 7 種疑經、逸書，數量之多，出人意外。以抄寫之佛教文獻種類

(《敦煌寶藏》第八冊，p.117。))



計算：原卷一共抄寫了 22 種佛教文獻，其中疑經、逸書 7 種，約佔 30%。再以抄寫資料總數來看，原卷可以調查出出典之 53 則資料中，有 13 則出自疑經、逸書，約佔 25%。

以上數字顯示，本寫卷之構成，涵蓋了數量頗豐的疑經、逸書。然而不可忽略的是，本稿出典之調查，乃持原卷內容與現今佛經典籍對照所得之結果。至於其他近 20 則出典不明資料中，應存在有因抄錄本已亡佚，故無法調查出出典之情形。據此推測，本寫卷出典不明資料中，尚應包含有為數不小的、不為今人所知之佚逸典籍。故原卷內容，實際應包含有數量更多之疑經、逸書抄文；疑經、逸書所佔原卷內容之比例也應該更高。

4. 錄文以偈誦為主

原卷所抄內容，偈頌所佔比例極高。以佔原卷篇幅最長之《密嚴經》經文來說，17 則相關資料中有 16 則為偈頌；只有 1 則屬長行²⁰。

初步統計，全卷已知出典之 53 則資料中，有 40 則錄自經典之偈頌；抄自長行的只有 13 則，偈頌佔了其中 75%。換句話說，原寫卷大概有四分之三篇幅是偈頌。又 13 則抄自長行之資料中，有 4 則呈現出對句形式²¹；1 則呈現偈頌形式²²。也就是指有超過三分之一錄自長行的資料中，其形式近似於偈頌或對句。再者，出典不詳的 21 則資料中，7 則具對句形式²³；5 則具偈頌形式²⁴。

²⁰ 第 34 行「坐禪寂靜猶如睡眠，如利暗沉價代等果。」

²¹ 例如：第 45 行「先與定動，後與智拔。」

²² 第 38、39 行「修行人須識四依：依法不依人，依義不依語，依智不依識，依了義經，不依不了義經。」

²³ 第 13、14 行「如彼懸光監物，非有能照之照；陰陽厚物，非有能知之意。」等。

²⁴ 第 41 行「定意定惠定心難，子細尋思覓心看，子細尋思無一物，只為無物得心安。」等



換言之，出典不詳資料中大概有五分之三非對句即偈頌。

而俚語「覆重翻覆～鳳凰塗裏縮」與禪偈「擎卻西邊物～西來東卻東」句式都作五言四句；第 13 行之俗語「躡金路窄，帶甲衢寬」則為對句。

綜上所敘，扣除上述具有對句、偈頌形式之長行，全卷所抄真正以散文寫成的部份只有 16 則，約佔全卷 74 則資料之五分之一。其餘五分之四皆為偈頌或對句。

（三）引書方式分析

本寫卷之引書都只出抄出引文，未標明出處。其引書方式主要有直引、約引以及化引三種情形，茲分別舉例說明如下：

1. 直引：所謂直引，係指據書而錄，不錯亂、不刪節的援引方式。如：

原卷第 6 行「根塵同源，縛脫□□。」

按：出唐·般刺蜜諦譯《首楞嚴經》

原卷第 7 行「了心及境界，妄心即不生。」

按：出劉宋·求那跋陀羅譯《楞伽經》

原卷第 9 行「大聖非是色，亦□□色身。聲聞見波旬，為是大力人。」

按：出佚名《佛說長者女菴提遮師子吼了義經》

原卷引書以直引數量最多，計 45 則。

2. 約引：指以原文過長，因據原文刪節，錯綜或省略以求其簡潔之據引方式。如：



原卷第 18 行「有一大經卷，等量三千界，有一聰惠人，破塵出經卷。」

按：出實叉難陀譯《華嚴經》：「如有大經卷，量等三千界，在於一塵內，一切塵悉然。有一聰慧人，淨眼悉明見，破塵出經卷，普饒益衆生。」(T10No0279p.273a)」

原卷第 20 行「覺因所覺生，所覺於能現，若了所覺无，能知亦非有。」

按：出唐·地婆訶羅譯《密嚴經》：「覺因所覺生，所覺依能現，離一則無二，譬如光共影。無心亦無境，量及所量事，但依於一心，如是而分別。能知所知法，唯知心妄計，若了所知無，能知即非有。」(T16No0681p.726c)

原卷第 24 行「譬如金石等，本來无水性，與火共和合，若水如流轉。摩那於藏識，一切亦復然。」

按：出唐·地婆訶羅譯《密嚴經》：「譬如金石等，本來無水相，與火共和合，若水而流動。藏識亦如是，體非流轉法，諸識共相應，與法同流轉。如鐵因磁石，周迴而轉移。二俱無有思，狀若有思覺。賴耶與七識，當知亦復然。」(T16No0681 p.739c)

原卷約引計 3 則。

3.化引：引用原文文意，但不引用原文句。引用者可能以自行創作之文句來表達文意，或者化用原文文句來表達己意。如：

原卷第 21 行「世間妄分別，見牛等有角，不了牛角有，因言兔角无。若了所知不无，能知亦非不有。」

按：出地婆訶羅譯《密嚴經》：「世間妄分別，見牛等有角，不了角非有，因言兔角無。」(T16No0681p.731c)

原卷第 66 行「譬如鏡中面，同中亦無異。離鏡無面像，面亦



不入鏡。」

按：出佚名《海藏經》：「無相空寂體，無同亦無異。譬如鏡中面，同中亦有異。離鏡無面像，是名異所同。雖鏡有面像，面亦不入鏡。是同所不同，同體未曾同。」(T85No2885p.1395a)

原卷化引計 2 則。

原卷援引經籍要言之方式不甚嚴謹，似非用於正式場合、或經整理後之完稿，較近於筆記、初稿、或參考資料。

四、「不知題經講經文」題名之檢討

據《敦煌秘笈影片冊》第二冊敘錄，原卷無首尾題，原題名「經疏」，後改題「不知題經講經文」。原題與改題之確切時間和擬題者不明，據推測，原題名「經疏」應根據《李氏鑑藏敦煌寫本目錄》；「不知題經講經文」則可能為《敦煌秘笈》編輯時，研究人員所擬。

一般未有首尾題，且出處不明、有待進一步確認之寫卷，初步敘錄時常被擬作「經疏」。至於「不知題經講經文」之擬題，將範圍界定於「講經文」，所依據為何，是否恰當，下文將針對此題作一檢討。

(一)「講經文」之體例與形制

講經是透過語言宣講的一種傳教途徑，一般分為僧講與俗講兩類。不論僧講或俗講，宣講之前，法師通常會備有提示稿，這些底稿是講經文最初的形式。今日所見之講經文，傳世典籍不載，僅見存於敦煌所藏，型態均屬寫本。這些寫本除了可能是講經法



師的提示稿或記錄的寫本，也可能是聽眾聽講後的整理稿。因為其為講經所備，固具有一定的體例與形制。這專屬講經文之體例與形制，是分辨講經文文體的最佳根據。

以現存之數種講經文為範例，歸納出講經文之體例、形制大致有以下幾點：

1. 依道安三分科判

佛教慣於對經文作科判，一則表現作者對此經的判釋，一則為經文分段，以易於閱讀或應用。一般講經文皆有對經文的科判，正是為了講經上的方便而來，最常見的是採用道安三科分。

2. 講唱次第分明

一般而言，標準講經程序為：「唱經」→「說解」→「吟唱」。每段經文之解說皆依照此次第進行，直到講完全經。故而講經文呈現出的講唱次第為：

- (1)「引經」：先引一段經文。
- (2)「解說」：以散文釋經。
- (3)「吟唱」：韻文唱詞吟詠前文、或提起下文。

上述為講經文最基本的組成，具備有這個體例，才堪稱為講經文。

3. 韻散夾雜

講經文屬講唱文學，其文體一般採韻散夾雜。散文講說、韻文吟唱，反覆進行，交互成篇。故講經文通常呈現出韻散夾雜的風貌。



4.依經解說

講經活動通常於法會中舉行，或在重大節慶宣講。因受限於時間，無法講完一整部經，往往只選取經典的局部作解說。雖則所講經文不多，但大抵依經而講，據經文逐句解說。這個釋經方式，來自於傳統佛經注疏。

5.可能有參考本

俗講受眾通常為一般群眾，故講經內容不論高深佛理，多講因果輪迴、善惡報應故事，以達化俗歸佛之效。不過大抵仍依經解說，故可能有所據以釋經的注疏參照本。況且一般講經法師並非學問僧，講經底稿寫作時，採用既有注疏作參考本，是極為自然之事。

(二)「不知題經講經文」題名再商榷

以下將分析羽--100號〈不知題經講經文〉內容，對照上文一般講經文具有之五種特質，藉由比對，試探本寫卷是否合乎一般講經文之規範。

1.無有三科分法

羽--100號〈不知題經講經文〉第47行「一切法在三科法求：陰界入，(陰)五陰。界、十八界。入、十二入。」此文抄自後唐·景霄纂《簡正記》卷七：「陰界入義等，三科法也。陰是五陰，界是十八界，入是十二入。……三樂有三。一則樂廣不樂。略為說十八界。二則樂略不樂。廣為說五蘊。三者樂處中。為說十二處。已上三科。」(X43No0437p.177b)

景霄《簡正記》這則資料，是原卷與「三科分」可能相關之



唯一一則資料。然而觀其內容，景霄以三科法為「陰界入」一詞釋義。即「陰」為「五陰」；「界」是「十八界」；「入」指「十二入」。景霄所科，為「陰界入」一詞所代表的「五陰」、「十八界」、「十二入」等義。與一般講經文採用道安三科分法先對經文作分段，以易於解經全然不同。

2. 不見講唱紀錄

講經文屬講唱文學，「講唱」所指為講經中，法師說解、都講吟唱之講唱分工的演出方式。通俗講經以生動的講唱方式吸引信眾參與，藉以宣播教理。故邊講邊唱是俗講最大的特點。落實於講經文文本中，即為層次分明的講唱次第。綜觀原寫卷不見講唱之相關記錄，更不符合一般講經文「唱經」、「解說」、「吟唱」反覆進行之常態。

3. 韻、散內容無涉

羽--100 號〈不知題經講經文〉全文 74 則資料，五分之四為偈頌或對句；五分之一以散文寫成，也呈現韻散夾雜之狀態。但相較於一般講經文以散文解經、韻文吟唱的規律，〈不知題經講經文〉所抄韻文，來自各不同出處，故用韻雜亂無章；散文或抄自各經典長行、或為其他論書籍抄之內文、甚或取自俚、俗語，內容彼此無涉，看不出其系統性，故與講經文韻散夾雜之文體不同。

4. 未依一經解說

如上述，羽--100 號〈不知題經講經文〉可以調查出出典的 53 則資料中，分別抄自於《究竟大悲經》等 16 部經典、《注維摩詰經》等佛教相關文獻 6 部。換句話說，羽--100 號〈不知題經講經文〉之內容，至少涵蓋 22 種不同經典或佛教文獻。並非依照特定一部經典講經。不合上述講經文「依經解說」的要點。



5. 不存在參考本

如上所論，一般講經文都有非常明確的講述原典，分析其內容也可能得出參照注疏。然而本寫卷卻無相同情形。

原卷至少包含了 22 種不同論疏典籍之抄文，文句來源複雜；且除了大多為大乘相關典籍以外，彼所抄資料彼此無直接關聯。其中抄文最多的《密嚴經》，亦以擷取自經典之偈頌為主，並不見《密嚴經》相關注疏之援引。

寫卷中唯一同時存在的經典和同經注疏，為鳩摩羅什譯《維摩詰所說經》（下省稱《維摩詰經》）與僧肇為之所作之《注維摩詰經》。引自《維摩詰經》的為第 33 行之「誰聞如是法，不發菩提心。除彼不小人，癡名冥無智者。」引自《注維摩詰經》的為第 4 行之「天澤无思，不聞枯木」句，二文文意無相關性。故不存在講經文援引經疏作解經參考之可能。

綜上所述，羽--100 號〈不知題經講經文〉不具一般講經文「依道安三分科判」、「講唱次第分明」、「韻散夾雜」、「依經解說」、「可能有參考本」等五種特質中任何一點，不符合今日學界對講經文的定義。故將本寫卷作「不知題經講經文」之擬題並不恰當。

五、結語

《敦煌秘笈影片冊》第二冊羽--100 號〈不知題經講經文〉抄錄有 16 種經典、4 種論疏抄、2 種其他佛教著作等，總計 22 種文獻、74 則佛教相關資料。分析其抄文內容，具有所抄多為大乘經典、數量以唐·地婆訶羅譯《密嚴經》最多、形式以偈頌為主、多疑經逸書等特點。以數字表達如下：

本卷所寫 16 種經典中，11 種為大乘經典。以抄文內容計算，



約 71 %出自大乘經典；如再加上 4 種大乘相關論疏抄，則高達 79%。故本寫卷主要抄寫對象為大乘相關著作，應該作於大乘佛教流行時期。

有 30%之內容來自唐·地婆訶羅譯《密嚴經》；相較於其次之唐·實叉難陀譯《楞伽經》與北魏·佛陀跋陀羅譯《華嚴經》各不足 1%之比例，《密嚴經》抄文不僅佔全卷出典比例最高，且遠超過其他經典。故本寫卷主要抄寫對象為唐·地提婆訶羅譯《密嚴經》。

又寫卷所抄以偈頌為主。全卷大概有四分之三篇幅是偈頌。如果再扣除為數不少之對句，全卷真正以散文寫成的部份只有五分之一。其餘五分之四皆為偈頌或對句。

再者，本寫卷同時抄寫了《究竟大悲經》、《佛說法句經》、《心王經》、《海藏經》4 種疑經。以經典部數比例來說，本寫卷所採用之經典有四分之一為疑經；以抄寫資料總數來看，原卷所抄之經典內容，有五分之一出於疑經。寫卷同時抄有久不見於世的《大乘要語》、《開宗義記》、《法門名義集》等 3 種逸書。

如將這久佚之 4 種疑經、3 種逸書作一統計：本寫卷所錄 22 種佛教文獻中，已佚典籍 7 種，故原卷有接近三分之一是非傳世典籍；再以抄寫資料總數計算，原卷可以調查出出典之 53 則資料中，有 13 則出自疑經、逸書，故本寫卷約有四分之一內容是長久亡佚之佛教資料。

以上數字尚不包括佔寫卷約三分之一篇幅之出典不明資料。這些資料因無法藉由現存佛教文獻比對出出典，故很可能出自己不見於今日之佚逸典籍。依此判斷，本寫卷內容，實際應包含有數量更高、種類更繁之疑經、逸書抄文。無疑地，這些資料不僅是今後研究疑經逸本之參考，也正是呈現當時佛教現況之珍貴史



料，其價值不言可喻。

至於本寫卷並未具備一般講經文的體例與形制，《敦煌秘笈》題作「不知題名講經文」並不恰當。由原卷不甚嚴謹的引書方式來看，本卷應非用於正式場合之文書；從其匯集了眾多不同經典疏論的資料，又這些資料多為易偈易誦、易於轉引之偈頌的情形來看，其性質較可能為提供作為參考資料用的雜抄、會抄。又其所抄錄大多為大乘相關典籍，故題作「大乘佛教文獻匯抄」或許較為適切。

